

Dongyamen Literature

Menhuayanyu

东亚文学 文化研究

(第一辑)

姜振昌 刘怀荣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ast Asian Literature & Culture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

(第一辑)

姜振昌 刘怀荣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 第一辑 / 姜振昌、刘怀荣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004 - 8949 - 8

I. ①东… II. ①姜…②刘… III. ①文学研究 - 东亚 - 丛刊
②文化 - 研究 - 东亚 - 丛刊 IV. ①I310.06 - 55②G131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7283 号

责任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74 千字

定 价 3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姜振昌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韩] 权镐钟 刘怀荣 杨端志

李俄宪 张 弘 [日] 佐藤利行

郑 春 赵敏俐 董炳月 廉光虎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姜振昌 刘怀荣

副 主 编 魏韶华 赵 伟

责任编辑 王今晖 窦秀艳

发 刊 词

姜振昌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辑刊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准备，今天终于面世了。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国际化发展趋势，为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交融与互补，提供了可能。而东、西方文化现代性发生与发展的不平衡性，无疑向发展中的东方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东亚的这种客观存在和重要使命，使得深入研究与探讨中国及日本、朝鲜和韩国等东亚各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及现代化之路，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文学与文化尽管不是同一的概念，但文化研究中的不少命题往往来自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而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命题无疑又有助于对传统精英文学研究领域内诸多问题的深入理解和科学解决，因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范畴扩大是有利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互补的一种选择。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06年12月，青岛大学文学院在山东省率先申请成立了“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三年多来，中心在围绕“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东亚文学研究”、“中国诗学与东亚文学研究”、“中日韩文化与语言研究”等方面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对东亚文学与文化在全球化视野中的宏观思考，也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相关文学与文化个体的微观解读与阐释。这些成果的一小部分就收在本期中。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是山东省“十一五”人文社会科学强化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山东省唯一与文学相关的“十一五”省属重点研究基地，其肩负的使命是艰巨而又光荣的。《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作为该研究基地的会刊，必将同基地一道整合研究力量，不断深化研究课题，共同打造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辉煌。

目 录

诗学研究

- 关于《文赋》之成书过程 [日] 佐藤利行 (3)
- 日本和歌敕撰与儒家礼乐思想 尤海燕 (15)
- 俞樾与《东瀛诗选》 郭 颖 (27)
- 现代传媒与现代诗学建构 周海波 (38)
- 禅学与杨简心学诗 赵 伟 (55)

作品研究

殖民地的性别

- 佐藤春夫台湾题材作品中的隐喻 董炳月 (77)
- 《源氏物语》女性悲剧意识初探 侯传文 倪蕴佳 (93)
-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照下的《青鞾》文学
- 以《青鞾》被禁文本为中心 于 华 (105)
- 曹禺初期剧作中的中国民俗 [韩] 韩相德 (118)
- 论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在唐代骈文史上的地位 翟景运 (127)

文化研究

- 满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关纪新 (141)
- 先秦儒家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 兼谈齐鲁文化对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现代启示 刘怀荣 (163)
- 《大地龙蛇》与老舍的东亚文化想象 魏韶华 魏 冉 (173)
- “迁险之言”、“激切之论”与传播学的“恐惧诉求”
- 兼论杜牧的谏议传播论 陈 谦 (183)

语言研究

- 韩国现存《尔雅》注版本评说 窦秀艳 [韩] 姜 丽 (193)
- 词汇词与语法词：当今汉语词类划分问题症结之所在 戚晓杰 (200)

研究综述

韩国古典诗话内的中国元素研究述评	王今晖 (213)
纳兰性德研究综述	周舒浩 (224)

诗 学 研 究

关于《文赋》之成书过程

[日] 佐藤利行

一、《文赋》的创作年代

陆机的《文赋》，是通过“赋”这种体裁来展开自己独特的文章观与文学观的一部作品。那么，其形成究竟在何时呢？关于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有两种说法。

杜甫在《醉歌行》中写道：“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总角草书又神速，世上儿子徒纷纷。”第一种说法根据诗中开头“陆机二十作文赋”之句，认为文赋是在陆机入洛前，即其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之间所作。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在陆机晚年，即四十岁至四十二岁去世之前的作品。关于前者，如清代的王鸣盛认为杜甫之言必有依据，故道：“案杜子美《醉歌行，别从侄勤落第归》诗云，‘陆机二十作文赋’。今观《晋书》本传，无‘二十作文赋’语。”（《十七史商榷》卷四九）另外，何焯亦在其著作中认为是入洛之前的作品：“臧荣绪《晋书》曰：‘机少领父兵为牙门将军。年二十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被征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案此，则此赋殆入洛之前所作。老杜云‘二十作文赋’，于臧书稍疏也。”（《义门读书记》卷四五）

《文赋》之前，魏文帝曹丕的《典论》之中，便已对文学问题加以议论了。因此，有些人认为陆机的《文赋》是受到《典论》的影响而作。《典论》一文很早以前便已经被传到吴国，《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吴历》中，有以下一段文字：“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也就是说，文帝曹丕将写在纸上的《典论》交给了张昭。《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所引的《吴历》中，也有相似的记述：“（孙）权以使聘魏，具上破（刘）备获印绶及首级，所得土地，并表将吏功勤宜加爵赏之意。文帝报使，致襁子裘、明光铠、騊马，又以素书所作《典论》及诗赋与权。”此外，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也写道：“（孙）权以兄策女配逊。”陆机的祖父陆逊迎娶了孙策之女，然而陆景（陆机之兄）之母为张承（张昭长子）之女一事，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所引《文士传》中也有相关记载：“陆景母张承女，诸葛恪外生。”从上

述关系来看，陆机在吴之时，便有机会接触到《典论》，并很有可能是受到其启发而开始创作《文赋》的。

与此相对，也有的人认为《文赋》是陆机四十多岁时的作品。其根据是下面列举的陆云的《与平原书》：“云再拜。省诸赋，皆有高言绝典，不可复言。顷有事，复不大快。凡得再三视耳。其未精。仓卒未能为之次第。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永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惻然。《扇赋》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乌云龙见’，如有不体。《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灭。《漏赋》可谓清工。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谨启。”开头的“诸赋”，是指陆机寄给陆云的作品。倘若此处的《感逝赋》，指的是《文选》中收录的《叹逝赋》的话，那么见其序如下：“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逯钦立、陈世骧等人根据上文中“余年方四十”一句，判断《文赋》也应为同时期的作品。然而，姜亮夫氏则坚持认为《文赋》是其二十多岁时所作的，并反驳道：“然此处‘文赋’二字，恐当作‘文’与‘赋’解。不然，则与‘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二语，不甚可通。”（《陆平原年谱》）也就是说，陆云书翰之中所见“文赋”，并不是指具体的作品《文赋》，而应理解为“文”与“赋”之意。

如上所述，关于陆机《文赋》的创作年代，则出现了两种意见。到底是入洛前的作品呢，还是晚年的作品？自古至今，围绕这两种意见展开了种种议论。

在解决上述陆机《文赋》创作年代问题之时，有必要对于《文赋》成立过程进行探讨。本论试着以陆云《与平原书》为线索，围绕《文赋》的成书过程来加以考察。

二、《文赋》的成书过程

关于《文赋》的成书，并不是在短时间之内完成，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修改归纳而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文赋》是陆机入洛前，在其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进行创作，之后又经过了多次修改，然后于其晚年完成的。

在《文赋》所诞生的那个时代，无论是尚未发表的作品，还是已经公开的作品，之后再行修改，这种事情非常普遍。那么，陆机的《文赋》

同样也有这种可能。

另外，陆云在寄给陆机的《与平原书》三十五首之中，大多为二陆临死前两三年之时所作。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所述陆云的文章观，与《文赋》中陆机的文章观，存在着诸多共通之处。二陆在书信中谈论的文章观，很有可能原封不动地反映于《文赋》之中。这样一来，《文赋》的修改工作就可能一直持续到陆机临终之前。并且，入洛之后，在张华、贾谧等人召开的文会上，通过与北方文人交流诗文，有时还会争论各自的文学观，陆机的文学也由于受到了北方文学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陆机对《文赋》的某些部分加以修改，从而形成了《文选》中所收录的那部作品。

这样看来，一直以来根据杜甫“二十作文赋”，认为《文赋》是其二十岁时的作品的说法，陆云《与平原书》中所见“文赋”并非《文选》中收录的那篇《文赋》的说法，及《与平原书》中的“文赋”并非一部作品，而是对于文章的泛称，分指“文”和“赋”的说法，抑或与此相反，认为《与平原书》中所见《文赋》即指《文选》中所收录的《文赋》，这封信是陆机晚年所作，而以为杜甫诗中的观点毫无根据的说法，似乎均难以成立。

下面，让我们从三点来论证《文赋》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修改而成的。第一，陆机对自己的作品加以修改。第二，《文赋》与《与平原书》两部作品的内容具有诸多相似之处。第三，《文赋》公认受到了北方文学的影响。

三、关于对自作的修改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陆机对于自己作品进行修改的情况吧。在陆云写给其兄的书信之中，对于他们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而使之不断完善之事，作了详细的说明：“顷哀思，更力成《岁暮赋》。适且毕，犹未大定。自呼前后所未有，是云文之绝无。又忆兄常云：‘文后成者，恒谓之佳。’贞小尔恐数，自后转不如今。”（《与平原书》其三十四）陆机在上文中写道，文章中后来经过修改之作，常常为佳作。可见，他们二人对于即使已经完成的作品，也要进行修改。另外，同样在《与平原书》其二十六之中：“不审此何成，已出之，故为存不弃耳。”上文的意思是，虽然不知道这篇文章会怎么样，但是既然已经问世，又不能将其收回扔掉。所以即使是已经发表的作品，也会进行同样地修改。此外，《与平原书》其十八之中写道：“《九悲》多好语，可耽咏，但小不韵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归高如此。亦可不复更耳。”意思是说，《九悲》即使押韵稍有不工，但如今已流传天下，深受好评，也可以不再修改。另外，在下面列举的信函之中，对于陆机

不修改自己发表后作品之事，陆云流露出了不满之意：“间在洛，有所视。已当赦，而比更隆。以今意观文，见此真更以为不尽善。文黑云：‘故日向人叹兄文，人终来同。’殆以此为病。”（《与平原书》其二十一）

从上可知，入洛之前，陆机的《文赋》应该已经问世了。入洛之后，又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才形成如《文选》中所收录的那样。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之中写道：“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刘勰所见到的《文赋》之中，有一句“知楚不易”，而现存的《文赋》之中却无此句。这也许是因为刘勰偶然见到了正在修改的《文赋》。而这句“知楚不易”，很可能在修改的过程中被删削。而《文心雕龙·铨裁篇》曰：“《文赋》以为，榛枿勿翦，庸音足曲。”引用了“榛枿勿翦”、“庸音足曲”之句，这在现今的《文赋》之中能够见到：“彼榛枿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此外，《文心雕龙·论说篇》曰：“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譔诳’，何哉？”其中引用的“说炜晔以譔诳”一句，在现在的《文赋》之中也能见到：“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譔诳。”

顺便提一下，《世说新语》文学篇的注中所引《左思别传》中，也有左思直到临终之前，一直都在对《三都赋》进行修改的记载：

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止。初作《蜀都赋》云：“金马电发于高冈，碧鸡振翼而云披。鬼弹飞丸以礪礪，火井腾光以赫曦。”今无“鬼弹”，故其赋往往不同。

此处所引《蜀都赋》的四句，在现存《文选》中作：“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倏忽而曜仪。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这与原著相比，显然经过了修改。

如上所示，我们认为，《文赋》在创作之时，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

四、《文赋》与《与平原书》的比较

那么，陆云的《与平原书》中所论述的文章观，在陆机的《文赋》中究竟得到了何种体现呢？下面，让我们来比较一下陆机《文赋》与陆云《与平原书》的内容吧。首先，看一下有关文章表现的问题。

陆云在《文赋》中，论述了文章之中“新奇”之语的重要性：“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与平原书》其

七)并且还写道:“……尔。作文,临时辄自云佳,小久报,不能视。为此故息意。今视所作,不谓乃极,更不自信。恐年久,复捐弃之,徒自困苦尔。兄小加润色,便欲可出。极不苦作文,但无新奇,而体力甚困瘁耳。”(《与平原书》其十六)前者称赞了其兄之文章满篇充满“新奇”的表现,后者则认为自己作品中缺少那种“新奇”的元素,很想学到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陆云十分注重文章中的“新奇”表现。关于这一点,《文赋》中写道:“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收集百世传布之遗文,采用流传千载之遗韵。舍弃前人已用之陈言,开启往贤未述之新意。这指的便是陆云所谓的“新奇”之语。陆机《文赋》中也提到:“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无论是多么喜爱的词句,如果碰巧与古人谋而合的话,虽然很可惜,但也会摒弃不用。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词不再“新奇”之时,陆机便会去寻找更为“新奇”之语。在这篇文章之中所提的“新奇”元素的重要性,究竟是陆机本身原有的看法呢,还是采用了陆云的意见呢?虽然这很难进行判断,但是通过《文赋》中关于这一点的论述,我们可以说兄弟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陆云关于“出语”、“出言”,即文章中的警句,进行了以下的论述:“《祠堂颂》已得省。兄文不复稍论常佳。然了不见出语,意谓非兄文之休者。前后读兄文,一再过,便上口语。省此文,虽未大精,然了无所识。”(《与平原书》其四)“《刘氏颂》极佳,但无出言耳”(《与平原书》其五)。意为《祠堂颂》与《刘氏颂》均为不错的作品,但是未见“出语”、“出言”,略感不足。对于陆机的作品表示了不满。

关于这一点,《文赋》中写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使用一些巧妙的字眼,可以变为整篇文章的精要之处,为之增光添彩。而此处的“一篇之警策”,正是针对陆云的“出语”、“出言”而言的。看来与上文的“新奇”一样,陆机本来就持有与陆云一样的想法,而且陆云书信中所述的意见也原封不动地反映在《文赋》中了。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关于句法的意见。陆云认为四言句的文章,应该四句一转韵。“亦常云,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与平原书》其十二)陆云认为,四言句倘若两句一结,便为“孤”。上述的书函中,继续说道:“往曾以兄《七羨》‘回烦手而沉哀结’上两句为孤。今更

视定，自有不应用时期当尔，复以为不快。故前多有所去。”陆机《七美》中“回烦手而沉哀结”之上，有两句被孤立。陆云对此表示了不满。陆云的这种想法，即文章中的四言句如果只用两句的话便会被孤立，与陆机《文赋》中的下列意见相吻合：“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意为如果极短几句成为一段，便会被孤立，如一根单弦，无法奏出和音。这也许同样是参考了陆云的意见，并用于《文赋》之中。兄弟两人的意见也是相一致的。

此外，对于文章的篇幅，陆云认为不应过长，因此对于其兄的文章，表现出了以下的不满：

《二祖颂》甚为高伟。云作虽时有一佳语，见兄作，又欲成贫俭家。无缘当致兄此谦辞，又云亦复不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复谓之微多。“民不辍叹”一句，谓可省。（《与平原书》其五）

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者，恐其妙欲不见可复称极。（《与平原书》其十一）

陆云甚至还提到了文章具体的数字：“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蝉赋》二千余言，《隐士赋》三千余言。既无藻伟体，都自不似事，文章实自不当多。”（《与平原书》其二十二）有关文章长度的意见，陆机在《文赋》之中也提到：“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对于冗长的文章加以了否定。其实，陆机原本偏于创作长篇大论。看了陆机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文赋》之外，可以见到如《豪士赋》、《汉高祖功臣颂》、《吊魏武帝文》等大量长篇的作品。陆机本身也许并不觉得自己的文章长，但是由于受到陆云屡次提醒，才会将这种意见表现在《文赋》之中的。

文章到此，只是从文章表现的角度加以分析，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内容方面的意见。

对于有关内容方面的“情”，《文赋》中写道：“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也就是说，对于文章而言，“情”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才能蕴感情于文章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

难题。关于上文中提到的关于文章之中“情”的重要，陆云在《与平原书》其十一中写道：“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繁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自己原本以辞（表现）为第一，将情置之其后。然而陆机听到陆云说的“正如张华父子关于文章所发的议论，自己也想那样”之后，才意识到此话之重要。这与《文赋》之中的内容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陆机原本便对文章之中的“情”抱有兴趣，并在《文赋》之中提及。后来，陆云也与其兄持有相同的意见。

蕴“情”于文章之中，这对于文章创作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然而，究竟如何去做，做到何种程度，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陆云在《与平原君》中，也屡次对于这个问题加以论述。

对于文章中的“情言”，即如何使用饱含真情的语言，陆云作了以下的论述：“情言深至，述思自难希。”（《与平原书》其十八）他认为，如果通篇充满了肺腑之言，反而倒难以彻底表达自己之所想。如上所述，不擅长“情”的陆云，模仿《九章》创作了《九愍》。《九愍》之中如何添加情，对于这个问题，陆云在《与平原君》中与其兄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件事也说明，对于文章中的“情”，原本不感兴趣的陆云，也由于张华、陆机等入提到“情”的问题而受到影响，以至开始进行关注，并开始与陆机讨论“情”这个问题了。

开始思考文章中“情”的陆云，在《与平原君》中，主张文章中“清”的重要。《文赋》中论述了“清”与“情”的关系：“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意思是，多彩或简洁的表现体裁，文势强弱等文调，都有各自适用的场合，并在其中有着各自的变化，文调之中微带实情，并非千篇一律。所谓的“微情”，指的是文章中的语气，说明了文章的体裁与“情”密切相关，十分重要。从上述文章体裁与情之关系来看，表现上拙劣但巧于比喻的文章，内容平淡但下笔轻浮的文章，在沿用旧辞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文章，这些虽然苦重，但却能够孕育出带有“清”趣的文章来。

顺便提一句，此处的“袭故”，指的是典故。陆云在《与平原书》其十九中写道：“张公昔亦云：‘兄新声多之不同也。典当故为未及。’彦藏亦云尔。”意为张华、彦藏认为其兄的“新声”难以模仿，然而却缺乏“典”之稳重，尚未到位。也就是说，“新声”，即“新奇”之词句过多，反而使得文章流于轻浮。与此相反，对于陆云这种使用“典”的要素来为文章增添新意的看法，陆机则持有异议。

关于文章中的“清”，陆机在《文赋》中，将之与“雅”相提并论：“或奔放以谐合，务嘈囋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高声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泛。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奔放以谐合”，是说任由性情随意而为的文章，虽然写得华美通俗，耀人眼目，但是即使音声再悦人耳目，其曲调是干瘪无味，这种文章终究难以称为“雅”。同时，“清虚以婉约”，即平淡简约的文章，剔除了错综复杂，过于“雅”而不“艳”。也就是说，随着“情”含量的多少，文章时而优雅，时而艳丽，其程度难以控制。关于这个问题，陆机与陆云的看法一致。

综上所述，在文章内容方面，陆机与陆云虽然关于“典”的方面意见相左，但共通之处居多。

但是，前文所列举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中：“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这里的“知楚不易”，虽然《文赋》中本来有这一句，然而在改写的过程中，已经被删除掉了。陆机在此篇中认为自己作品中出现南方“楚”韵并无不妥。然而，在入洛后，张华等北人指出其韵带有方言，所以陆机才会将其删除的。陆云《与平原书》其十五中：“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可见，陆机在入洛后不久，便已经大致掌握了北方的音韵。正是由于陆机对于音韵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故而才会将上句从《文赋》中删除的。

另外，对于《文赋》，刘勰写道：“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文心雕龙·总术篇》）意为虽然对于细枝末节泛泛而论，但是还不够充分。钟嵘也指出：“陆机《文赋》，通而无贬。”（《诗品序》）即《文赋》虽然涵括了文学的全貌，但是缺少具体作家及作品的论述。的确如此，《文赋》序中写道：“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

尽管是论述先人文章的杰出之作，然而在赋中没有体现出来。也许《文赋》中本来是有的，但后来均被删除了。

以上，将陆机《文赋》与陆云《与平原书》中所见的文章观进行比较，发现二者的文章观基本上是相似的。陆机参考了陆云《与平原书》中所述的文章观，并形成了自己的文章观。也就是说，陆机写好《文赋》之后，一边进行修改，一边参考陆云在《与平原书》中论述文章观时所示的具体作品与词句。因此，这样的修改并非短时间内完成，而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